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
第四十回 惠養民私積外胞兄 滑魚兒巧言誑親姊

卻說惠養民，自繼室咬分之後，心中好生作難。欲棄孀箠，卻又難調琴瑟。欲以婉言勸慰，爭乃滑氏是個小戶村姑，又兼跳過兩家門限的人，一毫兒道理也不明白；欲待以威相加，可惜自己拿不出風厲腔兒來。況且一向寵遇慣了，滑氏也就不怕，動不動就要把哭倒長城的喉嚨，振刷起來。兼且待前子無恩，御後夫有口。自此「誠意正心」的話頭，「井田封建」的經濟，都鬆懈了。後來也與孔耘軒會談兩次，已興減大半。孔耘軒只暗付他近日見聞少寬，變化了從前腐氣，卻不知是內助太強，添上些為厥心病。

日月遷流，卻早到冬月天氣。一日惠養民之兄惠觀民進的城來，到了兄弟私寓，拿了十來根飴糖與姪兒們吃。惠養民適然不在家中，三才兒見了，說道：「娘，俺伯來了。」惠觀民喜之不勝，一把扯住抱在懷裡親了親嘴。說道：「好乖孩子，兩三個月沒見你，就又長了好些。你大娘想你哩，叫我今日把你背回去，你去不去？」三才道：「我去。」兩儀也跑在跟前說：「伯，你吃了沒有？」惠觀民道：「我吃了飯，南關裡吃了兩碗養面合餡條子。這是我與您兩個買的糖，您拿去吃。」滑氏抱著新生半歲男孩走來說道：「為啥不到家裡吃飯，一定在南關買飯吃，顯的城裡不是咱家麼？」惠觀民道：「我遇見一元兒他舅，在南關趕集，親戚們一定邀在一處吃。我原是今早要到城裡吃飯哩。兩儀，你把小奴才抱過來我看看。」滑氏道：「看尿伯身上。」惠觀民道：「自家孩子，就是把伯的身上拉上些屎，伯也不嫌，伯也沒有穿啥好的。」滑氏將孩子遞與兩儀，兩儀轉遞與惠觀民。惠觀民急忙解開衣裳，接過來。

看了看，笑道：「好狗頭，叫什麼名字？」兩儀說：「他叫四象。」惠觀民道：「只怕是個四不像罷。」貼住皮肉抱著。因問道：「你爹哩？」兩儀道：「在學裡。」惠觀民道：「你去叫去，就說伯來了。」兩儀自上碧草軒去。惠觀民向三才道：「你二年只往家裡走了一回，你今日跟我回去，就跟我睡，你大娘與你抬攔了好些話。」三才道：「還有核桃沒有？」惠觀民道：「你八月在家吃過，你大娘還留著一籃子，等年下給你哩。」

惠養民回來，見兩個幼子，一個在哥懷中抱著，一個在哥腿上爬著。兩儀回來也扯住哥的手。心中骨肉之感，好不滄然。

為甚的胞弟見了胞兄有些愴然？原來一向滑氏之言，自己有些半從不從的，今日見這光景，忍不住心中默歎道：「辜負了，我的好哥也。」惠觀民見自己兄弟到來，心中喜歡，笑道：「第二的，你知道麼，今年咱園的菜，分外茂盛。也有主戶人家整畦買的，也有菜販子零碎發去的，連夏天黃瓜韭菜錢，除咱家花消了，現存錢五串五百文。我教你嫂子收存著，你這裡再湊上幾兩學課，就可以把滕相公那宗利錢銀子還了。撇下義昌號那十五兩，明年再清楚他。」惠養民才答道：「這裡有十來多兩——」滑氏便插口道：「你忘了，那十兩不是你換錢使了麼？這城裡比不得鄉間，衣服都要得有些。孩子們和禿尾巴鸚鵡一樣，也叫人家笑話。就是他叔，也要穿兩件兒，早晚人家請著赴席，也好看些。學課花的俸下有限，等來年人家再添些學課，好往鄉里貼賠。」那惠觀民是個實誠人，一聽此言，便信以為實，說道：「第二的，你是有前程的人，穿些不妨，休要叫人家笑話，說咱鄉里秀才村。既沒有餘剩的，我到鄉里盡著擺佈，只把兩家錢找了罷。等來年再看光景。我回去罷。兩儀呢，你把小奴才接過去，一發睡春了。三才，我背著你回家吃紅柿去。」惠養民道：「晌午了，收拾飯吃了好回去。」滑氏道：「你把四象兒接過來，叫兩儀去把東院芹姐叫來燒燒火，好打發他伯吃飯。」惠觀民笑道：「飯中了，我到家多會了。我走罷。我承許下滕相公，日夕見的確話哩。」遂解開懷，把四象兒又親了個嘴，遞與兩儀轉過去。惠觀民叫道：「三才呢，來來，我背你咱走罷。」滑氏道：「他在城裡罷。」兩儀唧噥道：

「伯，我跟你回去呀。」惠觀民道：「你娘手下無人，你中用了，支手墊腳便宜些。」兩儀道：「伯，我跟你家裡去瞧瞧俺大娘、俺元哥。」滑氏道：「你就跟你伯回去。」惠養民道：「到底吃了飯回去。」惠觀民笑道：「我比不得你們讀書人，我把這四五里路，只當耍的一般。兩儀呢，咱走罷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手早扯著兩儀走訖。

惠觀民大笑出門，惠養民送出衙衙。惠觀民道：「你送我做什麼？誤了我走，回去罷。」划起兩儀去了。惠養民直是看的一個呆，只等惠觀民轉了一個街彎，看不見了，方才回來。

心中如有所失，好生難過，並說不上來，又說不出來。

回來見了滑氏道：「如何不留咱哥吃頓飯回去。」滑氏道：「哎喲！你是他親兄弟，你不留你哥，倒埋怨起老婆來。依我說，他不是要銀子還不來哩。」惠養民道：「咱哥是個老成人，不會曲流拐彎哩。」滑氏道：「你罷麼！他方才說，他把四五里路只當耍哩，咱進城將近一年了，不要銀子時，就沒有多耍幾遭兒。」惠養民道：「咱哥是個忙人，你不記哩咱在鄉裡時，咱哥不是地裡就是園裡。他是個勤謹人，沒事顧不得進城。」滑氏道：「就是任憑再忙，再顧不哩，也該進城來瞧瞧，略遮遮外人眼目，說是你還有個哥哩。」惠養民道：「我方才沒說，咱哥是個老成人。」滑氏道：「你不說罷！你哥是老成人？適才我說，咱進城來比不得在鄉里，孩子們也要穿戴些，省的禿尾巴鸚鵡似的，也惹人笑話。你哥就把你那前窩子兒，上下看了兩眼，真正看了我一臉火。難說我會唱《蘆花記》麼？」

你還說他不會曲流拐彎哩。」惠養民道：「我跟咱哥對臉坐著，難說我就沒見，偏偏你就看見了。」滑氏道：「你那心不知往那裡去了，你會看見啥呀。」惠養民道：「我的心在銀子上。我並不曾換錢，你怎的說我換的錢都花盡了，哄咱哥呢？」

滑氏道：「你既然把你哥直當成一個哥，你方才為啥不白證住我，說：『我不曾換錢，他孀子說的是瞎話。』」昂然把銀子拿出來，交給他帶回去。分明你也是捨不的銀子，卻說我撒白話。

依我說，你自今以後，再不聖人罷，聽著我不得大錯。」

原來譚紹聞於夏月時候，曾送過業師東金十二兩。滑氏與惠養民祗席之間，商量存手裡，以入私囊。今日惠養民見胞兄至誠無他，手足之情，淒然有感，覺得向來夫妻夜間商量的話，全算不得一個人，一心要將銀撤出來，送還家中抵債，以解胞兄燃眉之急。因說道：「聽著你也罷，不聽著你也罷，你把那銀子拿來我看看。」滑氏發急道：「我白給了人了，你不看罷。」

惠養民笑道：「你一發信口胡說起來。我看一看該怎的。」滑氏咬住牙直不拿出來。惠養民也有爭執的意思。只見趙大兒同孀婦婆，拿了一個拜匣來了。滑氏道：「那不是西院的趙大姐來了，你躲開些，人家好說話。」惠養民少不得上碧草軒去了。

趙大兒笑嘻嘻進房說道：「俺大奶請師奶明午西院坐坐哩。」

滑氏道：「擾的多了，竟是不好意思的。」大兒道：「沒啥好的吃，閒坐坐說話兒罷。」滑氏道：「你也會這般巧說。」趙大兒、孀婆又說了一陣閒話走訖。

惠養民回來，晚間又盤問這宗銀子，滑氏一味蠻纏，用言語支吾，是不必再講了。

到次日傍午時節，趙大兒來請，滑氏換了新衣服，抱定四象，赴席而來。王氏同孔慧娘後門相迎。進的堂樓，各為禮坐下，滑氏道：「春天才擾過，今日又來打擾。」王氏道：「一年慢待，全要師娘包涵。」須臾排下肴饌，滑氏正座，王氏打橫，孔慧娘桌角兒斜簽相陪。滑氏道：「奶奶真正有福，娶的媳婦有人才，肚有肚才。」王氏道：「可惜只是一個通耗。」

滑氏道：「可有喜事麼？」王氏道：「也不知是病，是怎的。他每日只害心裡不好，肚裡有一塊子。」孔慧娘把臉紅了，俯首無言。滑氏道：「我著實愛見這娃子，臉兒耐端相。」王氏是個好扯撈的人，便道：「把他認到師娘跟前何如？」滑氏道：「我可也高攀不起，家兒窮，也沒啥給娃子。」王氏道：「師娘巧說哩。」孔慧娘急道：「本來是師母，我就算是媳婦兒一般，若認成於娘，倒顯的不親了。」恰好冰梅抱的興官兒來，說：「他醒了，要尋奶奶哩。」王氏道：「你也沒與師奶奶見個禮兒。」冰梅將興官遞與王氏，望上拜了兩拜。滑氏抱著孩子，急忙答禮讓坐。王氏道：「既然師奶奶叫你坐，把杌子擡過來，你就這裡坐。」滑氏

又誇個不了。王氏指著冰梅道：「這娃子沒娘家，沒處兒行走。師娘若不嫌棄，叫他拜在跟前何如。」滑氏道：「不嫌我窮，沒啥貼賠孩子麼？」王氏道：「師娘可是沒啥說了。」就叫冰梅磕頭，冰梅只得望上為禮。滑氏抱著四象急忙出席，一隻手拉住道：「好娃子，一說就有。」重斟入席，四象兒啼哭起來，興官兒瞪著小眼兒只是看。滑氏道：「你看你這小舅沒材料，就該叫外甥兒按住打你一頓才好。」

王氏便叫冰梅接過去：「你乾娘好便宜吃些菜兒。」彼此親家母相稱，好不親熱。

說話中間，便道及來年之事。滑氏道：「家中欠人家些行息銀子，把俺哥急的了不成。弟兄們商量，真正顧得鄉里，顧不得城裡。」王氏道：「奉屈先生一年，心裡過不去，來年一定要再添上些學課。只是連年日子不行，不得很多了。親家母回去，好歹攛掇再留一年。先生教的好，比不得舊年侯先生，每日只是抹牌。倒是那師娘卻很好，與親家母一樣熱合人。」滑氏道：「我回去跟他商量，不知他弟兄們行也不行。要行時，我與親家母一個信兒。」王氏道：「我不管先生行不行，如今已到冬天，我就叫學生送過啟去，作個準定。」滑氏道：「還有一句話，我本不該牙寒齒冷的說，咱既成了親戚，我一發說了罷。剩下的學課，爽快交與我。你可知道，他們男人家極肯花錢，咱們女人家，到底有些細密，湊到一搭兒裡，好還人家賬，省的到他們弟兄們手裡，零星去了。這話說出害口羞，只是咱如今是親戚，一發瞞不的。」王氏道：「你不過是憂慮日子不行。像我如今也竟每日愁的睡不著，該人家一千多兩利息銀子，孩子們年輕，晚黑都睡了，我雞叫時還不曾眨眼兒。

誰知道呢？」滑氏道：「那睡不著，也是由不的人。真正咱們當這內邊家是了不成的，沒頭說去。」真正兩個說的如蜜似油，好不合板。來年之事，不用說了。日已西沉，滑氏要去，王氏只得同慧娘、冰梅送至後門。又叫趙大兒包些果子送至家中。

傍晚時，惠養民自碧草軒回家，滑氏笑道：「來年的事，多虧我弄的停當了。」惠養民道：「怎的說呢。」滑氏把認冰梅、指日投啟、添上束金的話，述了一遍。惠養民笑道：「憑在你們罷。」果然隔了數日，王氏叫人治了禮盒，引冰梅到滑氏家走了一走。又一日擺席碧草軒，請來孔耘軒，下了惠先生的來年關書。

跌進臘月，王氏探得惠養民回鄉去了，差人送束金十二兩，將禮匣遞與滑氏。滑氏珍秘收藏。惠養民回來，欲其少分些須送到鄉里，略杜口舌，稍遮眼目，爭乃滑氏拿定鐵打的主意，硬咬住牙，一文不吐。幾番細語商量，滑氏倒反厲聲爭執。惠養民怕張揚起來壞了理學名頭，惹城內朋友傳言嗤笑，只得在「吾未如之何也」賬簿了。原來滑氏把持銀兩以圖析居，還非目今本懷，總因牽掛著一個胞弟，想兩儀、三才、四象將來得沐涓陽之慈，所以抵死的與丈夫抵牾。正是：

許國夫人賦《載馳》，村姑刁悍那能知？

娘家兄弟多窮苦，常想幫扶武三思。

不說惠養民夫婦抵牾。且說到了臘月中旬，滑氏有個胞弟滑玉，進城來看姐姐。衙衙口問明，直上院來。拿了一封糖果。

恰好惠養民不在家中。滑氏猛然見了兄弟，如同天降，好不喜歡。三才兒接了涓陽公厚贖。滑氏讓進屋裡，便問：「吃飯不曾？」滑玉道：「在火神廟口吃過飯。」滑氏道：「舖子裡東西，如何可口。」即叫兩儀把鄰家芹姐叫來抱孩子。恰好爨婦老嫗來送蒸糕，滑氏道：「多謝大奶奶費心。——你閒不閒？替我廚下助助忙兒。」牀頭拿出二百大錢，交與兩儀，悄悄吩咐街上熟食舖子置辦東西。方且姐弟坐下說話。

滑玉道：「姐夫在書房麼？」滑氏道：「昨日有人送個帖，說是南馬道張家請哩，想是今日赴席去了。你這二三年也沒個信兒，你是在那裡。」滑玉道：「我在正陽關開了大米、糯米坊子，生意扯撈住，也沒得來瞧瞧姐夫姐姐。」滑氏道：「他姪子呢？如今有幾個姪兒？」滑玉道：「只有一個小閨女兒。」

滑氏道：「你的生意如何。」滑玉道：「倒也發財。只是本錢小涓轉不過來。眼睜睜看著有一股子錢，爭乃手中無本錢，只得放過去。俗語說：『本小利微，本大利寬。』也是沒法兒。」滑氏道：「你如今還賭博不賭？」滑玉作悔恨腔兒道：「我那年輕時沒主意，跟著那個姐夫，原弄了些不成事。姐姐你後來知道了，還與那個姐夫鬧了兩場，難說姐姐不記得？我如今也有了幾歲，且是生意纏繞，正經事還辦不清哩，誰再正眼兒看那邪事。」滑氏道：「這就好。」正說著，兩儀捧的飯來，滑玉道：「如今有幾個外甥兒。」滑氏道：「連前房這個，共有他弟兄三個。」滑玉道：「這個姐夫可好。」滑氏道：「讀書人，沒用，心裡也不明白。你吃著飯，我對你說。即如現今有幾兩學課，一心要拿回家裡，打在官伙裡使用。他舅呀，你是外邊經見的多了，憑再好的筵席，那有個不散場？你看，誰家弟兄們各人不存留個後手？且是他自己掙的，又不是官伙裡出產。

俺家他伯有好幾十兩私積，在他大娘兄弟手裡營運著。你姐夫他如何知道？對他說他還不信哩。我如今存留了一點後手，他只是貪著顧他的聲名，每日只是問我要。沒想孩子們多，異日分開家時，沒啥度女人用，只該大眼看小眼哩。」滑玉道：

「姐姐呀，你見哩極是。像咱三叔跟咱爹分開時，咱三叔就好過，咱就窮。」滑氏道：「可說啥哩。」滑玉道：「咱三叔好過，都說是有好丈人家幫湊他哩。咱豈不知若不是咱三叔當家時，每日趕集上店，陸續偷送到丈人家點私積，如今人，誰肯幫湊親戚哩。依我說，姐，你手裡若幾兩銀子，遞與我，我揀到正陽關去與你營運著。」滑氏瞅了一眼道：「休叫他那前窩子兒聽的。」因叫道：「兩儀呢，你把傢伙撤了。」兩儀把傢伙一件一件送到廚房。滑氏吩咐道：「你今日回鄉里去，對你大娘說，把白棉花線兒與你二兩，拿進城來我好使。你到廚下把肉菜吃飽，就快去罷，趁天暖和。」兩儀聽說回鄉里去，好生歡喜，便急吃了飯走訖。

滑氏見兩儀走了，又將芹姐與樊婆也打發各回家去。把院門搭了，回來坐下。說道：「他舅呀，我有心與你幾兩銀子，你與我營運著，你可千萬休要賭博。」滑玉道：「我適才沒說麼，我當年賭博是誰引誘的？如今就連看也不看了。我若再賭，叫我兩隻眼雙瞎了，十個指頭生十個大疔瘡！」滑氏道：「你休要賭咒麼？」滑玉道：「不是我肯賭咒，只提起賭博這兩個字，不由哩我就惱他哩。」滑氏道：「你與我營運，到明日除本分利，我也不肯白張勞你。」滑玉道：「姐，你說的啥話些。咱兩個一奶弔大，我就白替姐營運。到明日發了財，我與兩個外甥拿出來，一五一十清白，也顯我是他的一個舅哩。我若瞞心昧己，頭上有天哩。」滑氏道：「我不愛聽那。待我與你取，你去廚房把鐵鉞取來。」滑玉取的鐵器來，滑氏點上燈，叫兄弟照著，把牀移開，在牀腳下挖開一個磚兒，蓋著一個罐兒，連罐兒取出。滑玉道：「如何埋得這樣蹺奇？」滑氏道：「若放在箱子裡，早已到你姐夫手裡，轉到鄉里了。兄弟，你還想麼？」連罐抱到當門，傾在桌子上，大小共十五個鏰兒。」滑氏道：「也沒戥子，這是二十四兩，一分不少。我留下一個大鏰兒，早晚使用，閃下的你都拿的去，替我尊生。」滑玉道：「沒有戥子也罷，我到行裡自己稱稱。你留下這個小鏰兒，若留大鏰，只怕就不足二十兩了。」滑氏道：「沒有我留兩個小的罷。」因取了一條手巾，把二十兩銀包了。滑玉塞到懷裡，說：「我走罷，怕我姐夫回來。」滑氏道：「也罷。他舅呀，你兩個外甥命根，全仗著你哩。」滑玉道：「姐姐不必往下說，我是旁人麼？」滑玉將銀子帶走。

滑氏開門，眼看著兄弟出的衙衙口走了。靠定門首，半晌不言語，心中小鹿兒兀自亂撞。猛聽得四象兒醒了牀上啼哭，方才搭門回來，畢竟心中如有所失。

晚上惠養民回來，滑氏把滑玉之事瞞過，茶水分外慇懃。

自此以後待兩儀也覺稍添些慈愛；年節回家在哥嫂跟前，也比從前少覺委婉。

次年，譚紹聞上學，師徒們在學廡守，自不必言。

單說到了三月，惠家那利息銀子的病症又潮上來了。原來息債是揭不得的。俗語雲：「揭債要忍，還債要狠。」這兩句話雖不是聖經賢傳，卻是至理名言。惠觀民雖說年內找了滕相公、義昌號利息，畢竟本錢不動分毫。這就如人身上長了瘡癩，疼痛得緊，些須出點膿血，少覺鬆散，過了幾日，膿根還在，依舊又復原額。許多肥產厚業人家，都吃了這養癰大害，何況惠觀民一個薄寒日子。到了三月，滕相公來說，家中拮据，要與兒子完婚。義昌號來說，財東有字，要收回生意，算賬不做。

兩個依舊逼債，朝夕來催。催了幾回，話頭一層緊似一層，一句重似一句。惠觀民當此青黃不接之時，麥苗方綠，萊根未肥，

毫無起辦，只得又向城中來尋胞弟。

這番比前次情急，便直上碧草軒來。正遇惠養民與譚紹聞講說經書。惠養民見了胞兄，將書本推開。惠觀民道：「第二的，來家來。」惠養民跟定到家。兩儀、三才見伯來了，仍前跳躍歡喜。惠觀民心中有事，略溫存了溫存，便說道：「第二的，那兩家要賬的通是不依，一定要一剪兒剪齊，話頭都當不得的，我委的沒法。第二的拿個主意，開發了他。春暖花開，我好引著孩子們園裡做活。」惠養民道：「這可該怎處？哥，你吃了飯回去，我明日到家酌處。」滑氏接口道：「難說要賬的不等個熟頭下來？」惠觀民道：「他硬不等麼，該怎的。」惠養民道：「我到鄉里酌處。」惠觀民道：「你到鄉里該怎的，總是空口說空話不中用。」滑氏道：「他伯呀，你吃了飯再商量。」遂將四象遞與惠養民，惠觀民接在懷裡玩耍。滑氏到廚下收拾了飯，弟兄兩個吃訖。惠觀民臨行說：「第二的，明日一定到鄉里來，萬不可耽擱。」惠養民點頭應諾，送的胞兄去了。

回來，便言銀子一事。滑氏道：「去年我與你商量，留個後手，你原承許明白，到今怎又問我要起來？人家說女人舌頭上沒骨頭，不料你一個男子漢大丈夫，也今日這樣明日那樣的。」惠養民道：「你說留個後手，這話也說的是。但今日咱哥急的那個光景，若不拿出點來，一來心上過不去，二來朋友們知道，我的聲名置之何地。」滑氏道：「我不管你聲名不聲名，我卻知道那聲名不中吃。想要銀子不能！」惠養民急了，便去箱籠中翻騰，滑氏那裡肯依，拉住不放。惠養民強翻出兩個小鏢兒，問道：「別的呢？」滑氏又怒又急，便衝口說道：「別的我與了俺兄弟了。」惠養民道：「你的兄弟你是知道的，你怎肯給他呢。端的你收拾在何處？拿出來咱再商量，我也不肯全給咱哥。」滑氏道：「我當真給了他，誰哄你不成？」惠養民道：「他並不曾來，你怎的給他呢。」滑氏道：「去年臘月，你往南馬道張家赴席，他舅來瞧我，我與了他。他在正陽關開糧食坊子，替咱營運著哩。」惠養民道：「好天爺呀！你是哄我哩？」滑氏道：「牆腳坑還虛著哩，如今咱盛鹽的，便是那個罐子。我哄你圖啥呢？」惠養民道：「好天爺！你怎麼這樣沒主意，咱一家眼看被賬逼殺了。」滑氏道：「我若有主意，也到不了您家。他舅對我發下誓了，你放心罷。」惠養民道：「他有名叫做滑魚兒，你把羊肉送在狗嘴裡，還想掏出來麼？」滑氏道：「我的兄弟我管保。」惠養民道：「誰保你哩。」

滑氏道：「我不用保。」

惠養民覺著攪纏不清，忍氣吞氣睡了一夜。到了天明，早上碧草軒來。遲了一會，譚紹聞上學，惠養民道：「學生，對你手下說，把良善牲口備一頭，我騎到鄉里，還走一個親戚家，明日晚夕回來。」譚紹聞即喚鄧祥把宋祿叫來，吩咐：「備一頭牲口，師爺回鄉里去。」宋祿領命將牲口牽來。惠養民到家勉強用了早飯，騎定一匹馬，出的南門，顧不得往家中去，便直向城東南滑家村來尋滑玉。

這滑家莊離城三十里，傍午時到了繼室娘家。惠養民前幾年原走過三五次，認的門戶。下的馬來，岳叔滑九臯見了，哈哈笑道：「惠姐夫，啥風刮的來。」讓進草廳。原來滑九臯開了一座小店，門前是一座飯鋪兒。當槽的將馬拴進馬棚。二人為禮坐下，小伙計盛兩碗麵湯放在面前，滑九臯便讓道：「姐夫吃茶。」惠養民舉起碗來，吃了一兩口，便問道：「滑玉賢弟近況何如？」滑九臯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姐夫不必、問他，若說起這個畜生，我就坐不住了。」口中說著，將頭兒搖了幾搖。惠養民心中有事，見這個光景，更慌更疑，越是要靠實問。

滑九臯道：「咳，這二年誰見他來？前月二十四日，縣裡原差拿著一張朱票來說，東縣裡關他，為盜竊髮妻事。我說他二年不在家了，原差不依，把我帶進城去，連兩鄰都叫跟著。受了衙役許多刁搆，把舖子裡一石麥子本錢也花清了。具了三張甘結，刑房老師、宅門二爺化費了七八兩銀子，老爺才回了文，打發東縣行關文原差回去。我在城裡住了十三四天，也知道姐夫在蕭牆街教學，因不是有臉面事，沒好去瞧瞧姪女、外孫。」

你還提他做什麼！」惠養民道：「這盜竊髮妻，是他說合，把人家活人妻賣了麼？」滑九臯道：「誰家老婆輪著他賣呢。他在家每日賭，連一個莊頭兒也賭的賣了，本村安身不住，連孩子老婆領起來跑了。隻影影綽綽的聽說，他在周家口、正陽關這一帶地方，在河上與人家拉繃板。我心裡常索記他，一個賭博人，引著個年輕小媳婦子，在河路碼頭地方，必沒好處。誰知道他一發把媳婦賣了。一個小孫女，也不知流落何處，想是也賣了。他丈人是東縣紐家，他偏偏還賣到東縣裡，所以他丈人就在東縣裡告下，行關文來提他。誰見他個影兒。」話猶未完，小伙計抹桌，上了兩盤子時菜，麵條燒餅一齊上來。滑九臯舉箸懇讓，又叫取酒。惠養民心中有事，勉強吃些兒。又問道：「他昨年臘月半頭，來了一遭，三叔不知道麼？」滑九臯道：「昨年臘月，他原來過一遭。我也沒見他，他也就不好進這村裡來。只聽說他在西集上大吃大喝很賭了十來天。有人疑影他在那裡做了賊，得了橫財。誰知道他竟是賣老婆的銀子。」

惠養民道：「那也不是賣他妙子的銀子，原是我的銀子。」滑九臯道：「怎的是姐夫銀子？」惠養民把滑氏將束金偷給滑玉的事，述了一遍，滑九臯道：「是姐夫前世少欠他的，叫他來生填還罷。好殺人賊，連親戚也不叫安生哩。」

惠養民得了實底，也是無可奈何。只得要走，滑九臯留住一宿，惠養民那裡還肯住下。出的店門，槽上馬已喂飽。辭了岳叔，上的馬來，好沒興頭。只得向晚趕到自己莊上。

見了哥哥，又沒的說，只叫一元：「將馬喂好，休要餓了。」

惠觀民叫妻鄭氏，暗中吩咐道：「第二的輕易不回家，你去架上雞捉一隻來殺了，妙相著些，休要捉的亂叫喚。今晚俺弟兄吃杯酒兒。留下一半明早打發他吃飯，叫他上城裡去，好用心與人家教學。你去殺雞，我去南莊借酒去。把壺遞與我兩把。」鄭氏依言料理，惠觀民自去南莊借酒。一個時辰，雞已炒熟。又配了三四樣園中乾菜。惠觀民借酒已回，叫鄭氏燙熱。這惠養民倒在舊日自己住的屋子牀上，再也叫不出來。惠觀民即叫掌燈，把雞酒移來。惠養民只推身上不好，口中不想吃啥。惠觀民急命另潑姜茶。撤了雞酒，明晨再用。惠養民暖了姜茶，只說怕聽人說話。惠觀民親取自己布被，蓋了兄弟腳頭，倒關上門，自去睡訖。

原來惠養民當日聽妻負兄，心中本來不安，今日一但把一年束金付之烏有，愈覺難對哥哥。本底毫無可說，只推有些須感冒。又經哥這一番愛弟之情，一發心中難過。後來不敢見人的癩症，此夜已安下根了。這正是：

男兒莫納婦人言，腹劍唇刀帶血痕；

誤讀正平《鸚鵡賦》，世間失卻脊令原。